

漢英翻譯中句子輔語塊轉譯為主語塊研究*

——基於漢英思維模式和概念結構的差異

翟 保 軍

<Summary>

Thinking models lead to conceptual thinking and then conceptual structures which are universally in the human brain. HNC(Hierarchical Network of Concepts) theory set up a semantic model of sentence description and 57 kinds of basic sentence categories are used to describe sentences of natural language.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a sentence consists of major semantic chunks and accessory ones. Due to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inking models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s, some Chinese accessory semantic chunks need to be translated to English major ones.

Based on the bilingual parallel data, 5 types of translations are grouped: translation from a Chinese accessory chunk to an English major one, from a Chinese accessory chunk to a part of English major one, from a part of Chinese accessory chunk to an English major one, from a part of Chinese accessory chunk to a part of English major one and from a Chinese accessory chunk to more than one English major ones, and then we put forward to general conditions and rules for processing these translations.

For example, a Chinese accessory chunk is a kind of complex composition, a part of which is shared with a major chunk. The accessory chunk is in front of the major one, which leads to the omission of the major one. In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major chunk should be added by extracting the element from the accessory one.

1. 概念结构与 HNC 理论

概念结构最早由杰肯道夫(Jackendoff)提出, 人类的概念结构是对世界的反映, 概念体系存在于大脑中, 是普遍的。思维模式产生概念思维, 进而产生概念结构; 概念结构是语言知识图式结构、逻辑知识图式结构和社会文化知识图式结构的整合体。一个民族的概念结构体现着本族语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本质和语言的原始理据。同一个概念或行为, 但汉、英语的认知角度往往不同, 各自表述该概念的思维模式和概念结构也随之而异。陆国强(2008)认为, 汉英两种语言的对比, 实际上是两种语言思维模式的对比, 要以概念结构思维来处理语言信息。

HNC(Hierarchical Network of Concepts)理论由黄曾阳创立, 是一种以概念为中心的理论, 其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建立了语句的概念表述模式。黄曾阳(1998)认为, 作用效应链(作用、过程、转移、效应、关系、状态六个环节)反映一切事物的最大共性。作用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内部和相互之间, 作用必然产生某种效应; 在达到最终效应之前, 必然伴随着某种过程或转移, 在达到最终效应之后, 必然出现新的关系或状态。过程、转移、关系和状态也是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的效应又会诱发新的作用, 如此循环往复, 以至无

穷, 这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法则, 也是语言表达和概念推理的基本法则。在作用效应链之外, HNC 理论用判断来阐释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内容。

据此, 自然语言语句可以分为作用句、效应句、过程句、转移句、关系句、状态句、一般判断句和基础判断句八大类, 而每类又根据概念结构差异划分次类, 共计 57 种基本句类。(详见: 苗传江 2005) 句类是句子的概念结构类型, 语块是句类的下一级构成单位, 在形式上语块可以是一个词、短语或句子。一个句子表达的内容总是包括对象和对象的表现两个方面, 对象又分为发出作用的对象(A)和一般对象(B), 表现也包括因表现(E)和果表现(C)。对象、一般对象和果表现统称为广义对象语块, 因表现称为特征语块。

根据对句子信息重要程度的不同, 语块分为主语块和辅语块两大类。主语块(简称主块)是句子概念结构必要的、主干的成分, 辅语块(简称辅块)是句子可选的、次要的成分。广义对象语块和特征语块都是主块, 句子的概念结构表示式基本上只需要主块。HNC 理论把辅块的语义类型归纳为七类: 手段、工具、途径、参照、条件、起因、目的。辅块通常带有标志符, 如“从……来看”是参照辅块的标志符, “以……”是途径辅块标志符, 标志符可以作为辨识辅块类型的直观依据。

以信息转移句的一个小类为例, “见面时~||, 张三||告诉||李四||王五结婚了。”1)这是一个信息转移句, 句类代码是 T3J, 表示式是 TA+T3+TB+T3C, “张三”是信息转移句的作用者 TA, “告诉”是特征语块 T3, “李四”是信息转移的对象 TB, “王五结婚了”是信息转移的内容 T3C, “见面时”是条件辅块, 不在句类表示式内。

HNC 理论构建的概念结构体系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 可以描述汉语和英语的句子。汉英翻译过程必须认识到两种语言在概念结构方面的异同, 并根据思维模式产生的概念结构来组织英语文本, 从而实现语言之间的等效转换。辅块是句子概念结构的次要成分, 但其承载的信息并不意味着一定不重要、可有可无, 辅块也可以是语句的信息焦点; 辅块通常由句群内多个小句共享, 在句群理解层面, 辅块的作用非常重要。所以在翻译时, 汉语辅块有时要转译成英语的主块成分。本文正着眼于汉英翻译中汉语辅块的处理, 探讨汉语辅块转译为英语主块的变换类型, 并给出具体的转译规则。

2. 汉语辅语块转译为英语主语块

1) 汉英对主语概念类别及句类使用方面存在各自偏好差异, 所以表义相同, 汉英的句类可以不同, 特别是语句中含有辅块性较弱的条件和起因辅块时, 这些辅块将转译为英语主块。

(1) 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

Hunger and cold|| are creating|| great unrest ||among the soldiers of the warlord armies.²⁾

汉语是一个被动反应句(X22J=X2B+X2+XAC), 主语是“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吴建伟、郑国锋(2006)认为汉语较注重主题思维, 以“万物皆备于我”作主导, 往往从自身出发叙述客观事物, 因而常用人做主语。而英语较常用物称表达法, 常让事物以客观的口气呈现出来。汉译英时, 重人称与重物称两种倾向便会作用到主语的选择上。同时, 起因辅块的辅块性较弱, 通常可以作为事件发展变化的一个环节。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汉语的被动反应句变换成了英语的作用反应句(X29J=XAC+X2+X2BC), 需要一个新的作用者, 汉语的起因辅块“因饥寒”便转译为英语的作用者主块“Hunger and cold”了。类似的例子还比如:

(2) 在这种估量之下~||, 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Such an appraisal necessarily|| led to|| putschism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汉语是一个效应句(Y01J=YBC+Y), “在这种估量之下”是一个条件辅块, 描述产生效应的条件。英语句子采用因果句(P21J=PBC1+P21+PBC2), 比汉语多了一个表示起因的主块, 于是汉语的条件辅块便成了英语的因主块“appraisal”。

2) 表义相同, 但是汉英动词的语法特点不同, 导致汉英句子概念结构的不同, 英语句类比汉语多一个主块。而汉语的辅块原属于主块, 只是语言生成时分离出去变成了辅块, 这时该辅块通常要转译成英语主块。

同样表示对等交换, 汉英句类的具体结构可以不同。英语句类的主块数多于汉语时, 汉语的辅块通常转译为英语主块。

(3) 农民||~用大米~||换取了||纺织品。

The farmer|| barter|| rice|| for textiles.

The farmer|| gain|| textiles||~ by the rice.

(4) 你得||~用汗水~||来换取||饭食。

You|| shall gain|| your bread||~ 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

例(3)作为对等交换句(T490J=T4BC1+T49+T4BC2), 其概念结构的原型是: 农民的大米换取了(商人的)纺织品。但是在汉语生成时, “大米”分离出来, “用”是一个工具辅块的标志符, “用大米”便独立出来变成了辅块。而英语动词“barter”预期的概念结构是某人用一个东西交换另一个东西, 构成的语句结构是“T4B1+barter/exchange+T4C1+for+T4C2”, 所以它关联的句类需要三个广义对象语块。汉语的工具辅块“用大米”对应于英语第二个广义对象语块 T4C1“rice”。而动词“gain”关联的句类是一般效应句(Y0J=YB+Y+YC), 只需要两个广义对象语块, 所以“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还是工具辅块。

汉英句类不同, 主要是因为动词选用的差异。例(3)的工具辅块核心部分“大米”和T4BC2“纺织品”都属于客观物体, 二者概念类别相似, 它们构成对等交换的双方, 可以使用“barter”或者“gain”。例(4)则不同, 语句的意思强调获取而非对等交换, 英语要选用动词“gain”。所以意思相似的汉英动词负载的句类可以不同, 汉英翻译时便可以发生辅块向主块的转译。

3) 句群内若干小句围绕一个共同话题, 语义的逻辑关系表现在语言形式上, 就是省略相同的语块或者指称、重复相同的语块。某个信息成分出现后, 在下文可以其为话题进行陈述, 如果该信息来自汉语辅块, 就需要将其转译为英语主块。

(5)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

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 受到||很大的打击,

++³⁾ 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 thus met with|| a temporary defeat.

This defeat|| was ||a heavy blow to the Chinese proletariat and peasantry and also

++a blow to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but not to the comprador and landlord classes).

例(5)中第二个句子的条件辅块“在此次失败中”变换成了英语的主块“this defeat”, 第二句话的汉英主语发生了变化。汉英语句中的主语、主位和话题之间的联系和转换也反映了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及语言人群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

首先, 这主要是句群谈论的话题对语句组织起了作用。第一个汉语句子引出“暂时的失败”, 第二个汉语句子围绕“此次失败”的影响进行陈述。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流时表露较直接, 在复句信息的安排上, 他们习惯将主要信息放在句首, 表明观点或看法, 点明主题。所以第二个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时, “在此次失败中”转译成“this defeat”作为第一个主块, 同时统摄该句的两个小句, 并实现了第二个小句的简化(省略第一个广义对象语块“this defeat”和动词“was”), 这样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其次, 主语的变化也受到汉英语句结构类型差异的影响。语篇分析理论认为, 主位一般只含有已知信息, 是小句的开始点; 余下的便是述位, 它往往是新信息, 是交际的重心。英语是一种注重主位(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 通常情况下, 主述位和主谓结构具有极高的相关性, 主位大部分情况下和主语重合。而汉语是话题突出(Topic-prominent)的语言, 以话题为中心辅以评论的小句, 这样主位与主语未必重合了。汉语第一句“暂时的失败”是新信息, 在第二句就成了旧信息。但汉语选择了表示人概念的词语“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资产阶级”做主语, 英语则以旧信息“this defeat”为主语。

4) 汉语句子重意合, 形式上的次要成分也可以是信息焦点; 但英语句子重形合, 对表层结构形式要求严格。于是作为信息焦点的汉语辅块也需要转译为英语的主块, 这样该信息就在形式上直接凸显出来了。

信息焦点是说话人想要重点强调的信息, 它应该成为汉英翻译中区分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的重要标准。在思维方式方面, 汉民族注重辨证思维, 对语句的理解往往是凭着对话

义逻辑关系的敏感性和上下文语境做出合理的判断;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注重形式逻辑,运用各种有形的连接手段使句子组织严密。所以信息焦点在汉语句子中的角色成分上较为灵活,而英语倾向于使用句子主干结构或者专门的强调结构加以呈现。

(6)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

++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

China|| is now approaching|| the critical moment of decision between survival and extinction ++and ||must rush|| preparations for resisting Japan and saving the nation.

汉语方式辅块“用跑步的速度”是句子强调的信息,在英译时变换成了句子的特征语块“rush”,“preparations”的速度以核心动词的形式被强调出来了。

3. 汉语辅语块转译为英语主语块的一部分

汉语辅块转译为英语主块一部分与语块的分离特性直接相关,广义对象语块分离出去的部分可以变成辅块,这类辅块与主块存在概念关联。

(7)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上面的例子中,“在湖南农民全数中”是一个条件辅块,由“一半的湖南农民”的成分向前分离构成的。语块分离是语块序列的调整,但是在形式上却割裂了原有的概念联系,直译的话,就没有体现源语语块间的概念关联。要有效地完成对汉语的理解,就应该将辅块还原为主块成分再进行翻译,于是汉语辅块便转译为了英语主块的一部分。

1) 汉语的主块中心成分分离出去变成辅块,剩下的主块部分是表示时间、空间、数和量与范围等基本概念词语,这些成分语义信息不完足,较难在英语中做独立主块。需要将汉语分离出去的主块部分还原,使得语块表义完足再翻译,即汉语辅块转译为英语主块的一部分,这种转译是强制性的。

(8)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Almost half the peasants in Hunan|| are now organized.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是一个条件辅块,而汉语“一半”属于量与范围概念,句子是一个作用句(X0J=A+X+B),对象B需要补上概念的中心成分,缺少的部分存在于辅块中。于是“湖南农民”和“一半”合并成一个主块“一半的湖南农民”,并翻译成主块“Almost half the peasants in Hunan”。类似的例子还比如:

(9)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

The forces annihilated in each campaign|| constituted|| only part of his total strength,

++and yet all these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s were smashed.

汉语条件辅块“对于全敌人”转译成了英语主块的中心成分“his total strength”。

2) 汉语主块是复杂构成,主块中心成分的一部分分离出去变成辅块,剩下的主块仍有中心成分的一部分。这时汉语辅块向英语主块转译是选择性的,如果英语也有和汉语辅块对应的辅块标志符,也可以选择辅块形式进行直接对译。

汉语相互比较判断句(jD000J=jDBC+jD0)中第一个主块jDBC的中心成分包括比较的对象DB和内容DC,比较内容可以分离到句首,变成辅块,相应的英语成分常常是主块形式,可以使用“have the same DC as、have the similar DC to、be just about”等结构进行翻译。所以当汉语的判断内容为辅块时,需要转译为英语的主块。

(10)在尺寸方面~||,我太太和你||差不多。

My wife|| is just about|| your size.

上面汉语句子的概念结构原型是:我太太的尺寸和你差不多。尺寸是比较的内容,前移成为条件辅块“在尺寸方面”,转译为英语第二个广义对象语块的核心成分“size”。

换入交换句(T491J=TA+T49+T4BC1)中第二个广义对象语块T4BC1是一个复杂构成,其中的对象B是转移的起点,汉语常常分离到特征语块之前,变成条件辅块。这种辅块可以用连接词“from、in”直接翻译成英语条件辅块。

(11)我||~从他那~||买了||汽车。

I|| bought|| this car||~ from him.

? I|| bought|| his car.

上面例子中,“他”是汽车买卖转移的起点,汉语的条件辅块“从他那”直接翻译成英语的条件辅块“from him”更为自然。如果翻译成“I bought his car”反倒与汉语句子存在一些语用表达上的差异。

3) 汉语主块的修饰成分分离出去变成辅块,汉英翻译时,可以将这些汉语辅块转译为英语主块的修饰成分。

(12)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

++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Facts have shown that the better the company Party representative, the sounder the company, ++and that the company commander|| can hardly play|| this important political role.

例(12)中“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是一个一般状态句(S0J=SB+S+SC),“在政治上”是一个参照辅块,表示“作用”的方面或属性,与主块结合成为“这样大的政治作用”,翻译成英语“this important political role”。类似的例子还比如:

(13)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

++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

For this purpose, they|| have pursued|| a ruthless policy of economic blockade, in addition to organizing forces for military campaigns of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参照辅块“在经济上”在概念关联上是主块“残酷的封锁政策”的修饰成分,可以先合并成“残酷的经济封锁政策”。英译时便生成了“a ruthless policy of economic blockade”,辅块“在经济上”变换成了主块修饰成分“economic”。

4) 汉英翻译发生句类变换时,汉语主辅块会进行重新整合,与主块存在修饰关系特别是可以表示属性范畴的方式辅块、条件辅块,将进入新的主块,成为主块的修饰成分。

(14)医院||设||在山上, ++||~用中西两法~||治疗, ++医生药品||均缺。

Our hospitals up in the mountains|| give||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treatment, ++but are short of|| doctors and medicines.

汉语是一个作用句(X0J=A+X+B),“治疗”的作用者是“医院”,对象“伤兵”因上文出现而在此省略,“用中西两法”是一个方式辅块,表述治疗的方式。在英译时,特征语块变成了“give”,句类也变换成了一般转移句(T01J=TA+T0+TC),英语的名词化手段较多,汉语特征语块“治疗”变成了抽象名词“treatment”,成了转移的内容,治疗的方式作为其强关联的属性信息,与其结合成一个主块“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treatment”。

汉语句子并非相互比较判断,但是含有比较概念的词语,在英译时,比较性凸显而变换成相互比较判断句,句类的变换带来了主辅语块的重新组配。

(15)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

++||~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They ||are|| the most hard-pressed people||~ in the villages, ++and their position in the peasant movement|| is as important ||as that of the poor peasants.

例(15)中“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是一个一般状态句(S0J=SB+S+SC),“在农民运动中”是一个条件辅块,状态对象SB是“此种人”和“贫农”的地位,在状态内容中含有比较逻辑概念词语“同一”。于是在英译时,句类变成了相互比较判断句(jD00J=DB1+jD0+DB2),“在农民运动中”与“地位”结合,比较的第一个对象是“their position in the peasant movement”,汉语辅块变换成了主块的修饰部分。这样处理后,该句既便于语义理解也更合乎表达规范。

4. 汉语辅语块的一部分转译为英语主语块

汉语辅块通常在特征语块之前,并且很多居于句首,那么已知信息的表达就优先置于辅块中了,而汉语不讲究主谓宾齐全,表层结构较为松散,省略又是汉语常用的语义关联

方式, 汉语主块与辅块的一部分信息相同时, 汉语主块常可省略。在汉译英时, 汉语省略的主块需要补出来, 补充的信息可以根据动词的概念预期在辅块中查找; 一旦找到, 就需要将汉语辅块的一部分转译为英语的主块了。与汉语不同, 英语各语块之间通常用指代的方式实现语义关联。当补充的信息在之前的成分中出现时, 转译的英语主块通常使用指代说明符(如代词)或者表示人概念的词语。

- (16) 农民没有权力时~||, 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 ++ 没有||实力去||禁止。

Before the peasants|| had|| power, they|| could only appeal to|| religious
taboo||~in opposing the slaughter of cattle ++and had no means of ||banning it.

例(16)的汉语句子由一个时间条件辅块和两个小句构成, 因为意义的关联性, 两个小句均省略了第一个主块。在汉译英时, 小句的主块需要补出来。根据概念关联知识, 动词“appeal to”和“has”需要主语是人类概念词语, 而辅块中的“农民”符合概念预期, 同时辅块在前, 于是就选用代词“they”进行表达。这便发生了汉语辅块一部分向英语主块的转译。

有时虽然汉语辅块复杂构成, 但是与之有信息共享的主块并没有全部省略, 当汉英动词不同, 句类变换时, 英语缺少广义对象语块, 这也会发生汉语辅块一部分转译为英语主块的情况。

- (17) 土豪劣绅势盛时~||, 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

When the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were|| at the height of their power,
++they|| literally slaughtered|| peasants||~ without batting an eyelid.

汉语小句由条件辅块和是否判断句(jDJ=DB+jD+DC)构成, 是否判断句的对象“杀农民”缺少的作用者“土豪劣绅”在条件辅块中。翻译时, 英语的句类变成作用句 XJ, 辅块中的“土豪劣绅”符合英语动词“slaughtered”对作用者的概念预期, 并进而转译为英语的主块, 因“the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在从句中已出现, 所以这里就用代词“they”指代。

- (18) 八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 党员||只有||五十几人,

++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only some 50 members||~ at its birth 80 years ago
++and what it faced was a calamity-ridden old China.

这是一个转译更为复杂的例子, “党员只有五十几人”是存在判断句(jDIJ=DB+jDI+DC), 该句不缺少主块, 但对象“党员”的语义是不够完整的, 前面的辅块已有信息“中国共产党”, 所以对“党员”的理解不存在信息缺失。但英语的时间条件辅块(短语形式)居后, 对象如果还只是“党员”, 则语义具有不确定性, 也不利于理解。而将意义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先说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于是辅块的一部分就转译为英语的主块了。

5. 汉语辅语块的一部分转译为英语主语块的一部分

汉语辅块和英语主块均是复杂构成, 可以是小句或者存在修饰成分, 汉语自身存在辅块一部分和主块一部分信息共享的情况, 这种共享关系使得汉语主块的一部分发生了省略。在汉译英时, 英语主块缺少修饰成分或者中心成分, 这时可以根据主块现有成分的概念预期知识, 从辅块中提取块成分进行转译。同时因为转译的内容在之前的成分中已经出现, 所以英语通常使用指代或者表人概念的词语进行表述。

- (19) 敌人进攻时~||, 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先发制人”, “不打烂坛坛罐罐”, “不丧失寸土”, “六路分兵”;

When the enemy|| attacked, ++th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him|| were||:
“Engage the enemy outside the gates”, “Gain mastery by striking first”,
“Don’t let our pots and pans be smashed”, “Don’t give up an inch of territory”
and “Divide the forces into six routes”.

上面的例子中“敌人进攻时”是一个表时间的条件辅块, “对付”出现在辅块后, 省略了对付的对象。在翻译成英语时, 省略的部分必须补出来, 通过对上下文的查找, 辅块中

的“敌人”符合“deal with”的概念关联预期，而“enemy”已经出现，所以就转译为英语的代词“him”了。还比如：

- (20)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

Once the peasants|| have|| their organization, ++the first thing they do|| is|| to smash the political prestige and power of the landlord class, and especially of the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汉语句子是一个条件辅块和一个是否判断句 jDJ 组成，是否判断句的对象“第一个行动”的作用者省略了。翻译成英语后包含了一个定语从句，需要增加作用者主块，而辅块中的“农民”符合动词的概念类别预期，该成分便转译为了英语的代词“they”。

6. 汉语一个辅语块转译为英语多个主语块

1) 汉语辅块通常由辅块标志符和主体内容构成，当该辅块为句子的信息焦点，同时汉语辅块标志符在概念上对应于英语动词时，汉语辅块标志符可以转译为英语的特征语块，同时核心动词的调整使得整个句子的概念结构发生变化，汉语的辅块主体内容也需要转译为英语主块了。

- (21) 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
++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

In each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campaign~||,
the enemy|| employs|| the offensive|| against the Red Army’s defensive,
++and the Red Army employs the defensive against his offensive.

以(21)中的“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为例，该句是主动反应句(X22J=X2B+X2+XAC)，“以进攻”是工具辅块(抽象工具)。“以”与“凭借”、“使用”、“借助”是同属依存类概念，而后面的词语有相应的英语动词。于是，“以”翻译成英语的特征语块是“employ”，英语句类变成了作用效应句(XYJ=A+XY+B+Y)，在概念结构上需要作用者、对象和内容三个主块，辅块“进攻”变成了对象(工具)，汉语特征块“反对”和反应内容“红军的防御”融合为英语作用效应的内容“against the Red Army’s defensive”。类似的例子还比如：

- (22)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We|| use|| the few|| to defeat the many — this we say to the rulers of China as a whole.

汉语工具辅块“以少”转译为英语特征主块“use”和对象主块“the few”。

- (23)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

While I|| was|| in the countryside,
I|| did some propaganda|| against superstition||~ among the peasants.

汉语条件辅块“在乡里”转译为“I was in the countryside”，这种主辅变换是选择性的。上面的汉语句子也可以翻译为：

- (24) I did some propaganda against superstition among the peasants in the countryside.

2) 汉语辅块标志符没有对应的英语动词性概念词语，但是辅块主体内容为复杂构成且一个成分有直接对应的动词性概念，在汉英翻译时，该辅块也可以分裂成两个主块。这种变换是可选的。

- (25) 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

However, some comrades|| argue|| that this view of ours is untenable.

汉语的句子是一个简明判断句(DIJ=DBC+D)，“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是一个参照辅块。“说法”是一个心理活动抽象概念，强关联“认为”，翻译成动词“argue”，英语句子是一个块扩判断句(DJ=DA+D+DBC)，辅块的“几个同志”是“argue”的作用者主块，翻译成“some comrades”，而“我们的这种意见”和“不能成立”变成了判断的内容“this view of ours is untenable”。

注

- 1) 语料标注中的“||”是句子语块的边界标记,“||~”和“~||”分别是辅块的左右边界标记。
- 2) 本文的研究语料主要来自《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汉英句子对齐语料。《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历时二十多年,无论是译者群体的强大阵容还是翻译过程的精工细作,都使得《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成为译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
- 3) 语料标注中的“++”是小句的边界标记,一个句号内有两个及以上小句时,需要使用此符号。

参考文献

- Nilsen, Don Lee Fred. *English adverbials*[M]. Paris: The Hague, Mouton, 1972.
-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and Jan Svartvik.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985.
- 何自然. 汉英翻译中概念结构的转换[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1-6.
- 黄曾阳. HNC 概念层次网络理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 连淑能. 论中西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2): 40-48.
- 刘利民. 论思维的语言操作三层次[J]. 外语学刊, 2006(3): 12-20.
- 陆国强. 英汉概念结构对比[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苗传江.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导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谭梦. 从概念的种类看翻译中的概念重建[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6(1): 73-80.
- 王大伟、魏清光. 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吴建伟、郑国锋. 汉译英中的主语选择和英译汉中的话题选择[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97-101.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基金项目(编号: KX181096)、第二届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编号: QJTD14LQN01)、2015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主要生源国学习者汉语学习与认知的多角度研究”)及上海市 I 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研究成果。